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卷二十一

金石

崑山縣題

請旌節稿

高六尺六寸橫三尺四寸
在王節婦祠址已仆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為表貞節以勵風化事伏覩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詔書內一款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果有卓異實跡者有司具奏覆實旌表欽此欽遵案准本縣第一保一畝里老周憲等呈稱本畝已故生員王時雨妻係已故歲貢生員項其辰之女年一十九歲而出嫁二十二歲而生子二十四歲而夫亡杜門守節三十九年六十二歲矣冰霜之操內外曾無閒言始終一無瑕玷誠有卓異實跡法可旌揚者也伏乞准呈發勘覆實奏請 恩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典表其門閭庶人心知勸風俗日敦實為至願等情據此行閒又准本縣儒學牒呈據本學廩增附學生員葉良材等連名具呈亦稱一保一畝已故生員王時雨妻項氏係歲貢生員項其辰之女稟賦貞淑習聞詩書方當及笄之年遂識從一之義夫嬰危疾誓終所天計有不虞即求自盡幸病愈而結褵甫生孩而早世時方二十四歲伉儷纔三年耳抱孤長號五內俱裂憑棺欲殉六尺可輕顧俯仰之在躬乃從容以守義况家業日就衰落恆殫力以支持晝操井臼孝養舅姑夜勤紡績躬訓幼子于時貧不能葬十二年餘服喪如初不忍從吉既葬之後猶終縞素熒熒苦節三十九年遲遲暮齡六十二歲矣清冰不滓白璧無

瑕士庶同欽神明可質誠婦人之師表法可旌揚者也其
他篤恩誼以恤宗親分衣食以養父母懿德賢口未能殫
述伏乞俯從輿論 奏行表揚庶使人心知勸風俗日敦
等因備由牒呈到縣准此參恐不的復行該學師生余永
麟等覆查項氏貞節是實具結前來又經行據申明亭老
人許鳳呈稱會同該官糧里老排年親族鄰佑沈琛等查
勘得本婦係歲貢生項共辰親生閨女憑媒沈簡說合于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婚嫁與本邑生員王時雨
爲妻凡六年止生一子三歲不料王時雨從幼染患吐血
等症復發項氏晝夜不寢供侍湯藥不痊于弘治十六年
正月十八日身故時項氏年二十四歲哀毀痛絕幾欲自

崑新兩縣續補急

卷二十一

金石

二

盡緣念舅姑已老幼子無依只得守節杜門紡績以供衣
食備歷艱苦迄今四十年見年六十三歲始終如一竝無
纖毫虧玷鄉里老幼無不稱賢例應旌表取各不扶甘結
呈繳到縣猶恐扶捏駁仰老人朱彩覆勘相同結呈前來
據此已經備由通行申詳去後續奉府帖該蒙 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舒 批據本縣申文前事蒙批事干表揚行
貴覈實仰府嚴行覆勘奪繳備帖到縣仍差老人金永定
再行體勘是實復取里老排年親族鄰佑知因人沈琛并
儒學師生及本縣官吏各不扶結狀申府行聞又經本府
知府王廷體訪相同應合旌揚以勵風俗事理轉詳 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舒 批開看得本婦貞淑自立終始不

移理合獎揚以敦風化仰縣照例徑自奏請旌表繳又具屢經覆勘情由備申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蒙批既查項氏守節無玷仰照例徑與具奏繳職等恭惟皇上法祖建極以綱常爲治屢下詔旨崇尚節義視今項氏勵志守節備歷百艱四十年間終無玷缺奉養舅姑竭盡孝道訓迪幼子不失義方綱常賴以不墮名教實爲有功此固聖化漸被于海隅而皇極會歸于匹婦者也臣等職忝有司理應具奏如蒙乞敕令該部查議合無將本婦照例旌表其門則民風可敦而治道益隆矣緣表貞節以勵風化事理未敢擅便除具本縣官吏儒學師生排年鄰佑親族人等不扶結狀崑新兩縣續補合志卷二十一金石三

申繳禮部外擬合就行爲此專差齎捧謹具奏聞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知縣鮑龍具題

聖旨是

卜將軍靈異記

高三尺八寸橫一尺九寸
在下廟

鹿城西隅有土山山陰有翁仲石舊傳唐敬宗時將軍卜文超墓先民因山爲祠歲時伏臘走拜祠下蓋所以崇先德定民志也神聽猶響凡有滂暎疾疫皆事焉正德己巳庚午閒歲會伯六四民顛頷疫疹浸淫至辛未春予時爲庠生忽夜夢謁將軍於祠諭曰若能揮染乎憲唯唯又辭氣欬歔謂憲嘗識舉人陸表否因顧左右蠕蠕如黃雛鵝

狀者二裏歎曰家口五十二奈何我莫能庇者再詰旦亟
訪陸以詰其家食計指得五十一又乳母一協夢中之數
予驚異乃告之故相向錯愕越明日持香楮謁祠見神主
爲泥雨淋漓字不辨四五二太保者亦脫落几案聞憲再
拜告曰揮染之諭敬得旨矣憲司責工司巧也汔有繪士
姜秀者至謂曰子非脩神主者歟予曰然何以知之曰將
軍夜告清晨有脩我主者至汝第候之僕聞久得子是以
知也予益念神赫有臨乃相與戒約事事維嚴未幾陸果
闔戶疫父子上下歿者過半子始悟黃雛鵝者瘴也將軍
爲之歛獻者惜陸也予惟唐至敬宗紀綱紊而藩鎮強將
軍奮孤忠使二子東征西討折衝禦侮曾不以艱險避其

精忠大節可知卒以未竟之志廟食一方而大著明靈如
此意憲得竊正德丙子鄉薦嘉靖癸未登進士秀子鵬南
亦領丁酉鄉薦凡香火之下一士之出得以成材而將軍
必以爲慰耶不然何屬事於憲於秀於陸爲慨惜哉想將
軍在當時必培植人材重爲國家之用匪特身嬰堅銳除
殘戡亂而已也噫憲何人也獲神交將軍於千載之上哉
蓋將軍英爽之氣或爲憲偶然托也回視故事已踰三十
餘年深懼泯泯爰命伯子驥勒諸堅石用昭靈貺亦不敢
加換以誣神人謹按陸顯記將軍姓卜諱珍文超其字西
河人娶范陽唐氏生子五三子皆先將軍歿而所謂四五
太保者伯榮伯聊也歷事累朝寶歷元年八月十六日無

疾而卒享年六十有九葬鹿城南隅祖基吁將軍生禪於國歿庇於民正氣回合千載一日宜足稱於世者因悉之以垂不朽云

大明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孟冬吉日癸未進士邑人

晉憲撰

唐文祺刊

故太常卿莊渠魏公誄

嘉靖癸卯三月二十一日太常卿莊渠魏公卒訃聞京師同年友聞淵旣爲位以哭乃喟然歎曰於乎莊渠余嘗論法古人取友當代若吾莊渠豈易多得而今固安在耶以吾莊渠當顯融未艾顧乃溘爾長逝曾不少待耶於乎哀哉莊渠博學洽聞經史淹貫守之以約於道弗畔類宋公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五

濂林公瀚愛身明道葆真潛養與世無營恥爲俛仰類吳公與弼莊公景六書之義旣造深潛天文地理亦靡不兼類胡公儼趙公摛謙著述是先詞章是後不樂應酬以自求售類陳公選章公懋始職刑曹悉心畢議利害攸關獨行罔避類薛公瑄孫公燧旣督學政大造羣英淫祠必毀正學必明類王公雲鳳蔡公清嗣掌成均旣嚴旣恪國有師模人知敬學類李公時勉謝公鐸奉常致政履約安貧儒林高蹈聖世逸民類魏公驥羅公倫於乎如彼數公當代名輩余雖未能亦竊有志惟吾莊渠庶幾無愧今莊渠逝矣余復何恃能不悲哉且余聞之有文不朽有子不死文如莊渠顧乃無子不朽者如斯不死者如彼天於莊渠

固宜爾耶於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子期既死伯牙毀琴
莊渠逝矣誰識余音德孰余勸過孰余箴余又未能立公
之後慰公之心緬惟夙好遠違於今興言及此寧不唏噓
而哀唸也遂從而誄之誄曰邈哉立祖肇自虞廷臯陶爲
理淑問明刑以官命氏氏之曰李爰及老聃爲周柱史炎
漢之興隴西著姓駿發神堯厥宗逾盛有宋太史自隴遷
吳磚橋李氏族望姑蘇厥有雙孝亦有四節積德累仁以
大閱閱源源婁水鬱鬱崑山巍巍夫子篤生其間好古力
行博聞強記邁彼前修以紹先志於皇孝廟寤寐思賢歲
維乙丑籲禱於天天實鑒之爰錫多士多士之英曰維夫
子子李氏也而嗣於魏惟魏之恩曰不忍背爾其筮仕司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六

寇南曹臯陶淑問維爾之操績最旣揚乃遷司馬力疏歸
休於林之下東山旣起遂職文崇嶺南敷化鄒魯同風旣
貳清卿聿孕廷薦瑚璉珪璋帝心是眷帝曰咨校汝作司
成式敷爾訓淑爾羣英乃樹風聲乃陳物典文教覃宣茲
維首善皇皇髦士藹藹儒風作禎周國夫子之功載晉清
卿遂懷長往悟彼真機脫茲塵鞅夫子旣去譽望逾隆誰
言夫子而不再庸有孫不育有子不壽誰言夫子而又無
後嗟余不類偕爾同升符心合誼展也眞朋幽明旣違茲
其已矣爰招爾魂魄兮遙只臨風賦誄不知所云百世之
下請考余文

道統聖賢贊碑

高五尺四寸橫三尺篆書石已斷裂不全
在明倫堂前元雲石旁

麗山張先生去思碑記

高三尺九寸橫二尺二寸
在明倫堂門內

麗山張先生廣東化州人也嘉靖甲寅分教崑庠已未擢
興安掌教以行崑之弟子既圖其像而奉之猶思之弗置
乃相率請于余曰師教崑五載于弟子無所回互亦無疾
聲遽色義不傷恩文不過質弟子愛而樂之敬而則之虞
書曰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師得之
矣始至之歲島夷犯我城邑師執弓矢射寇謀獲之以徇
大尹祝侯倚重之籍守陴者為什伍屬諸生簡警以聽于
師師立矢石指麾不輟耳後中一矢拔而投之督戰益厲
尋解既而諸生自外來者熒熒如也師棲之廡下分俸而
食之歲比不登諸生多貧者以告輒周之不取償故常不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七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邑人王爚撰

門人

沈	陳	周	毛	沈	王	季	沈	歸	龔	王	朱
崑	孝	冕	溥	孝	燦	伯	慶	于	邦	黎	熙
張	周	俞	龔	張	王	許	馮	沈	龔	趙	陳
維	邦	允	文	恆	廷	承	夢	徵	良	應	敬
翰	楨	濟	杞	慕	基	周	龍	慶	相	龍	純
李	陸	李	盛	朱	徐	王	任	朱	朱	龔	朱
大	可	大	朝	全	侯	執	士	元	應	文	景
光	立	經	卿	禧	化	壁	傑	禧	兆	梓	運
陳	陳	管	湯	支	陳	周	朱	沈	張	鄭	張
鳴	應	夢	世	道	如	堯	景	象	光	邦	允
詔	元	周	霖	隆	圭	揆	濂	功	紹	彥	中
任	唐	尤	朱	馮	錢	柴	項	周	晉	嚴	許
察	鳳	應	應	守	德	輔	倫	烈	駿	約	文
	翔	湖	望	讓	徵	先	倫	烈	駿	約	榮

趙羽龍 朱景芳 宋克學 戚揚 陸文煥
馬驥卿 周之禎 周鼎元 章翔 陸汝鳳
沈鍊 陸子孝 李履祥 徐鰲
鄒旻 王志英 沈憲忠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吉日立石

崑山縣儒學義田記 高六尺二寸橫三尺二寸
在朝房內

君子之利天下惟義所在如其義則輦穀國門傾財邑里
無不可者如其非義雖五秉之與百鎰之餽貨焉已矣故
曰利物足以和義言利由義生也矧學校為育材之地而
可以輕視之哉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
百朋文武之化行于四國待士之厚邈乎不可尚矣洪維
我朝崇儒建學文治勃興炳然與三代同風垂二百年
于茲員數日增而寒畯居多邇歲倭夷煽虐士失恆產業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八
無固志識者憂之余友孫公雲慨然創議捐田一頃助學
復恤區賦役繁助田一頃請于巡撫都御史餘姚翁公大
立公嘉其義檄下邑宰惠安陳侯子佐徵文勒石以垂不
朽仍書敦義扁其堂巡按御史樂平方公輅督學御史海
寧吳公遵兵備副使武昌熊公桴郡守太原王公道行悉
加褒異先是陳侯以廉靖勤恪治吾邑銳意興革蒐民訟
法當沒入田一頃三十六畝有奇斥羨金易以給學至是
并籍公占歲計租若干斛其丘塍號佃名額並登于版俾
士之弗克舉火婚葬者咸有攸賴侯卜日伐石偕儒學教
諭浮梁吳君敦本訓導南昌黎君廷獻樊君昇屬余為記
未幾侯丁內艱貳守蒲州段公子愚來攝篆豈弟膚敏政

先風教樂成厥美申命于余余惟漢制續食唐則增員逮
宋景祐中吾郡先哲范文正公給學田五頃朝奉郎章萬
里知崑山置學田五頃皆廢于元鮮克脩舉孫公好賢重
義繼文正之曠典于數百年之後吁賢矣哉方今之世曠
貨肥已糜金散玉競爲冗費疇念及此夫學校天下之重
本賢才天下之利器因所利而利之則惠而不費知所重
而重之則費而不侈昔宋尙書胡槻置貢士莊于吉州初
得米二千二百斛旣而郡守葉夢鼎教授黃愷伯趙與櫛
輩漸增米六千一百斛文信公美而志之孫公茲舉數雖
未盈將必有拓而大之如胡趙者聞風起矣雖然士之窮
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豈以瑣瑣爲輕重

哉思辭九百軻辭十萬其所養何如也惟有司之待士宜
重而士之自待不可輕要在司教者考德責實稱物平施
以作士氣庶幾不失諸君子之心而菁莪之化或有補焉
孫公登嘉靖己丑羅洪先榜進士歷官江西按察副使風
裁表著所至貞肅其在刑曹執法忤時宰遠竄夜郎少嘗
痛父旅殯匍匐瘴鄉萬里負骸骨歸家居贍族恤孤賑乏
構殮姻友某某歿而貧爲之治葬倭犯境帥眾捍禦首輸
白金百兩粟六百斛以給軍需當時賴之其生平大節類
如此余不文辱二公之請且與孫公同舉于鄉直書以告
來者

皇明嘉靖三十有九年九月旣望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致仕邑人張羽撰

崑山縣知縣陳子佐

縣丞張文明 劉廷運

主簿

甘世仁 熊袍

典史李忠祐

唐元祺鑄

王文成大學古本序石刻

計十四石高六尺八寸橫一尺五寸 在明倫堂西

按原刻末石已非其舊字亦失真嘉慶丁卯華亭張

興載來攝新陽學事礮石新之咸豐庚申石為粵寇

所斷完全者惟第十石及張續刻二石而已

明道先生仁說

高五尺八寸橫二尺九寸 在明倫堂右

大唐卜將軍記

高三尺四寸橫一尺六寸五分 在下廟

將軍姓卜名珍字文超大唐西河人也未育之始其母夢

吞一日及生時神偉眾異之及長有大志未嘗為人所屈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十

敬宗時紀綱顛委藩鎮騷然將軍奮孤忠值唐室將隳雄

勳盛烈為世所推取范陽唐氏育五子長伯良伯華伯成

蚤世伯榮伯聊助將軍東征西討功並於將軍更歷七朝

享年六十九歲寶曆元年四月十五日染患微恙十有六

日沐浴冠帶奄然而逝屆秋之九月十二日葬於崑山西

麓城之祖基鄉民思功載義請之於朝祀焉叩之如空谷

之響旱魃之災疵癘之氣勦然一方陽德陰功兩極其盡

嗚呼自夏尊命事鬼而後深祀者眾自成湯援天以懼民

而後卜心之念始故凡典血食鄉井者往往皆愚民內外

無所據以懼心立焉若將軍洪休被世非他所可並駕而

馳因述其事萬分之一而為之記

舊碑所載將軍字行因世遠為苔蘚剝蝕予讀之慨然
遂命工摹勒新石令後世廟食將軍知考德無厭

皇明隆慶己巳歲季春望日邑人戴文弼識

王節婦項安人祠記

高六尺六寸橫三尺五寸
在縣後街東王節婦祠址

吾王氏之秀曰時雨僅二十四歲天其婦項安人故盛年
而貧或欲奪之項安人則日夜抱其孤任用泣曰吾所不
獲從地下者以此子任用長而受書項安人卽篝燈熒然
所佐讀者緝緝沈也任用既有室項安人夕則闔扉寢毋
置旁婢竟死曰生不幸倍所天吾不忍再而影也項安人
之拮据於家以理生最稱而任用貴稍為散施之故吳中
稱節婦非一而度之無先項安人者任用為鄉貢士時項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十一

安人年六十有司上其事禮部覈毋異 詔特為棹楔旌
之旣旌而任用舉進士高第授太常博士遷儀部郎封項
安人始得稱太安人云亡何任用卒又七年而項安人亦
捐館年八十餘又七年而邑之士大夫耆老益慕稱項安
人爭捐貲為祠以祀而白之臺三使者俱報可於是項安
人孫定鼎列所以祠狀而問記於某某不佞聞古所稱以
死勤事禦大災大患鄉先生沒而祀者未聞其有祠婦人
女子則何也君子不謂然曰丈夫慷慨捐七尺以許人國
誠有之然要得於經傳師友誦說之素夫無所明而發於
衷誠者乃婦人女子也夫婦人女子旣慷慨其志甚於愛
其生而棄一旦命不亦俠烈大丈夫哉然而所發誓也處

瘠而志困者奪不終處沃而志廣者奪不終故婦人女子之得諡爲節難也今夫秦皇帝至暴狼戾也然賢巴寡婦清而尊之爲立女懷清臺其云無祠婦人女子何也今夫吳俗沃而易廣其志者也下女鳴瑟粘履倚市門招邀輕佻中女工技作奇巧衣被天下女習詩書雍容珮環項安人者誠其中麟鳳也祀一項安人而吳益知有女德砥礪浣濯其故而比於誼此三使者與邑大夫耆老指也不佞於王氏與有榮焉次其語授定鼎爲刻之祠以示永永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族人王世貞撰

明隆慶三年己巳夏四月望日吳郡周天球書并篆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郡人梁元壽刻

太保文康顧公崇功祠碑

高六尺橫三尺
在顧文康祠

嘉靖閒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公初在位時以西北雖當虜衝守衛甚備轉餉不絕於道而東南爲財賦之疆歲輸亡慮數百餘萬國之外府然壯邑若崑山常熟嘉定上海江陰皆並海無城郭自固是誠危道也遂與撫按憲臣定議具奏凡並海諸邑無城者悉就營築以遏寇虐時僉以公不切時要惟以崑山爲公鄉邑乃首城崑山亡何公薨而他邑輒竟停寢後數年倭奴果大入寇縱掠吳越之間環寇之師率以萬計往往屠潰相望而崑山時復被圍百

姓登陴拒守二十餘日發梁縱壘斃其賊帥賊遂不敢逼城卒以無恐而公之弘略遠慮於斯爲著蓋非常世所及耄艾歡呼以公能更造其父子夫婦爭言建祠以報公功由是巡撫都御史張景賢特爲勘據題請謂公真有禦災捍患之功且燭於未萌功最爲烈追報之典允宜慰答民心詔可其奏公之孫尙寶司司丞謙亨復上言今士民欲建立臣祖父先臣祠堂實以築城微功但寇亂新輯勢難損財動眾尤非先臣本志臣有空地一區合自營建不敢冒用公役貽累桑梓而名額祭文願如往時御史蕭端蒙請給大學士楊士奇祠額祭文故事令得春秋致祭以稱朝廷慰答民心之義上以公台輔舊臣事屬公舉卽下有司出王家錢營建公祠于本邑馬鞍山陽慧聚寺之舊地仍賜額曰崇功并撰文春秋致祭巡撫都御史趙忻郡守王道行邑令陳子佐咸承命以行總制浙閩都御史胡宗憲助厥成事經始於嘉靖丁巳越二年己未而堂成上下有度從衡惟序設儀像以妥光靈置重屋以藏宸翰齋庖庭垣各底于式有司亦旣致祭有年而碑表未立謙亨仍以書屬公門人西蜀趙貞吉綴爲碑銘以紀成事竊惟公德宇祥開姿度瓌偉長才緯武奧學經文射策掄魁歷官三事吐音弘暢析理立微屢啟睿聰益隆聖眷旣而六飛南狩簡命在公留侍東朝虔恭夙夜用總百辟保父邦家彌亮三世終始一德勛在

王室是宜昭銘鼎彝匪直一邑之祠祀而已然此特公之一節有以效於鄉邑而民思報之不能忘也奚足以盡公平生哉貞吉夙叨善誘謬拔朝倫年載雖遐恩知所自遙企祠宇良切慕思若夫頌述功德實亦門人之事也曷敢有辭謹竭謫才譔錄懿實鏤諸琬琰其詞曰

穆穆顧公苞純孕靈敦厚碩大應符挺生惟岳之峻惟淵之渟乃耀其奇卓為國楨克明克哲進涉台衡戮力 帝采光贊中興有弛有張罔不用貞睹微知著以奠金城焚焚狡寇梟風驟驚乘勝衝陷挫衄戎兵千里蕭條惟生棘荆惟此一方迄無遷情兵無外援墉不口增以逸制勞轉危為甯匪公之謨曷克自營昔在南仲朔方是經詩人歌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古

之萬世作程公之景烈殆與之并邦人亶思 皇嘉口聲乃建新祠既肅既清大禱潔牲于嘗于蒸羽衣齊莊禮備樂成存有顯爵歿有大名穹崇高碑爰勒斯銘奚爾來裔是式是矜

隆慶庚午七月既望 賜進士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奉 旨掌都察院事知 制誥 經筵 國史總裁官西蜀趙貞吉頓首譔

詔階朝列大夫前奉政大夫尚寶司卿

孫男謙亨立石 姪孫文右書篆

劉公遺愛口碑 直一尺橫三尺 在火神廟內

余歸故鄉有崑山父老數十人人持手卷遮道呼曰願借尙書手傳我慈父恩跡觀之則盡歌署崑 劉公仁政余矍然思公何得此於民哉因擇其稍文者爲書九則以識樂只云

吳民九歌

從不見棍豪績線雙拳袖裏藏軟衣看上典我道爲誰來
劉爺坐正縣

從不見虎差掩面正堂飲清水各衙門開半鄉村太古山
酒壚寒食店三月坐冬日不見 劉爺喚

從不見清靜寅賓觀兩袖清風淡話長此是何人 劉鐵
面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五

從不見巨惡藏頭骨猶戰聞風災減半

從不見問事弗消辨青天喧一縣

從不見考斷鑽謀線 劉爺主考考文章不考文章爺孃
面

從不見免稅六釐半奸通天苦滿縣不遇 爺成激變

從不見動手平奇變湖賊造歹謀不測三吳憂 爺爲國

深深算沈品骨銷八除肉戰萬姓歡呼遍

從不見錢糧省半正堂不要火耗錢吏胥只好垂眼看但
願 劉爺陞大官還來南直作青天

甲戌夏日爲崑山父老書於婁江道中 其昌

長洲章懋德鑄石

崑山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高七尺二寸橫三尺五寸
在明倫堂左

我 國朝設制科以掄材其等有二惟舉經術之最者敘
之上選入對公車登籍後每每爵以通顯之秩此成周大
學正論造士之秀者以進于王而升諸司馬之遺意人生
幸遇莫此爲榮而士君子獲與斯選者亦艱矣哉崑嶼鍾
三吳大地靈秀士多脫蒯屨而伏闕下自古濟濟稱得人
之盛予奉 詔出宰茲土嘗問業學宮慕其盛而詢諸生
聞以及第登宰輔者三際六卿者七後先相望傑然股肱
皇家輩未易更僕而數計休哉盛歟緣是考諸學記奈之
傾圯蕪壞於牆壁閒竟莫究紀之者誰何亦可怪哉修廢
舉墜予責也矧茲盛典亟鳩工募石督其程而視其成於
堂之側某也制作在館閣某也事業在曹省某也山斗文
家某也司牧循吏向來內外百職諸賢悉採其名而錄其
氏使鄉之人喜聞而樂道之在後裔之親其親者則曰吾
先子之成名也吾當紹也在後進之賢其賢者則曰吾先
哲之施聲也吾當淑也卷阿之什曰顯顯昂昂令聞令望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況桑梓之朝夕者哉永光先達之傳
淬礪鄉人之學此予今建設之本意也若徒以甲第者榮
之則傳呼之日等名已徹於 天朝釋褐以來題注先勤
於太學胡容再爲之喙也司教者相與以斯意而曉示後

學云

賜進士第知蘇州府崑山縣事涓川申思科撰

崑山縣學署教諭事鄉進士錢塘王體升書并篆

縣丞

郝思翰
朱惟和

主簿詹汝儀

典史魏

機

訓導吳純德

李著

萬曆三年乙亥春三月吉日立石

崑山縣儒學鄉舉題名記

高七尺二寸橫三尺五寸
在明倫堂左

昔成周選舉之法鄉大夫之升賢能者則賓興之王者領其書拜而受焉尊顓俊也今之士家學而藿食一旦荷詞臣掄選之典錄其文而登其名以獻天子例南宮之晏命奏鹿鳴樂章同尊官大吏執爵獻酬百執事者皆僕僕奔走服役於下榮光俎豆閒亦多矣夫士當始進未嘗與國家効咫尺之義而彬彬禮遇亞登第一等亦重典哉但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七

名雖聞矣而不勒於冑監文已獻矣而不藏於太史一時之錄易以散逸而湮沒之後有美弗彰制舉二百年來試非一科選非一士而况崑稱吳中雄邑又先賢胡安定公教授所暨鼓舞作興素號多雋塊磊瓌奇之材博大通方之士比比傑出即辨亡一論文若流泉奉使兩朝氣崇山岳如陸如范班班信使者中間未必無若人也不得其名而浪求之譬之投入寶藏之肆隋珠和璧紛列錯陳爛然眩目而徒漫為之說曰山川鉅麗之地多賢豪哉循名核實可悉數耶予為此懼迺復礪石聚工如所以登第者題其名數更倍而予心更愜一一而攷之若干人官之崇卑世之先後吾不能拘微多賢耳喜而告諸庠師庠之先生

曰先達多范陸輩而付諸梓以彰其盛司社者之光也後學者之準也弗可已也若安定胡公之說予屬方媿焉而且爲告者勗也言其可紀乎哉於是遂書以記

賜進士出身知蘇州府崑山縣事洧川申思科撰

鄉進士署崑山縣儒學教諭事錢塘王體升書并篆

縣丞 郝思翰 朱惟和 主簿詹汝儀 典史魏 機

訓導吳純德 李著

萬曆三年乙亥春三月吉旦立石

崑山縣儒學歲貢題名記 高七尺二寸橫三尺五寸 在明倫堂左

余嘗謂司牧之官於民最親而身之士民之務其責甚大其福惠及人最速臨蒞以來每爲負山是愧凡有關於茲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六

士大體可養民以致賢者一一勉強而振刷之勤恤之規不能殫盡古云百廢俱興此念敢或弛哉若教化一節朝廷首務元元之愛無日不切於中而況士居四民之首乃邑子弟之克肖稱者豈忍恣然視之而顧出吾民下哉修改暇日即走學宮視其殿宇牆道有傾圯廢壞者可飾者則新之未舉者則興之一時無繼不敢惜俸資以供制作而尤念明揚士類乃自昔作人盛典凡出黌堂發跡者俱勒石以表章之而廩有貢生摩之歲月之久置之三等之察已非一朝夕焉者崇薦之後即以進于成均而又多授之師儒之職此其故何哉宿儒耆舊邦之典刑風化本原之地不可不隆夙學重望之士而顧使其名之泯泯爾

耶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有虞氏所以彬彬右學之盛與初年懷才抱德之科寢格不行而禮官取士之法專以三等而歲薦者獨居其一兼修而並用之豈特三年一比而進者之爲榮哉故國之取士有三途而予之立石也亦以三道俾後之學者登斯堂閱斯碑亦知廩祿之費不可糜也而采芹泮宮者其庶知所自重云

賜進士第知蘇州府崑山縣事洵川申思科撰

崑山縣儒學署教諭事鄉進士錢塘王體升書并篆

縣丞

郝思翰
朱惟和

主簿詹汝儀

典史魏

機

訓導吳純德

李著

萬曆三年春三月吉日立石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九

重修衛文節公友順堂記

在石浦鎮友順堂廊下

宋文節衛公先爲齊人避亂吳中家于崑之石浦市構堂狀元坊橋左勒其扁曰友順歲久頽敝竟爲市民沈麓公十九代孫臣等以其事聞于 邑侯文淵申父母公垂聽之卽欣然作而言曰父祖子孫奔葉相仍爲人後而思及于其親思及于其遠祖所建之堂示肯構也美哉追遠之思孝子仁人之心哉古堂有以畫錦名者仕宦而登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榮今昔同之其家人父子先後法程者則不繫是也吾弗論焉友順二義其關於世教者極大其有補于庭訓者最多攷之孟軻口論虞舜事親之說不過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孝友之德豈非居家第一義也而可緩圖乎哉況余長社一方時見承權膝下聚百順以當親意者嘗親爲褒嘉或大傷厥考心不恭厥兄者此大逆無道之徒每重罰而開導之君子遏惡揚善之公固如此也斯堂之名其有利于四封之名教者豈特私及乃子若孫也乎新之固所以風之也樂成固余心也亦余責也奚怠焉鳩工銘石用垂不朽邑大夫之命意淵矣雖然修廢舉墜使衛公之清修淑行得以世守于後而爲國人所矜式者邑侯之所能也所以光前耀後顧名思義而無墮乎先人創立之本意則視乎後裔之賢不賢無關乎堂之新與不新也倘仁義禮樂不講而安居暇日徒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嘻嘻曰天倫之和順則先君子可繼之道荒蕪久矣今之復葺者何心而豈所望于振振之後昆也先世之業可弗知哉文節公諱涇字清叔熙甯中擢進士第一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後特進太師進封秦國公抗節雅操不爲時相所容退居著述有甘棠浴沂杏壇諸賦行于世從弟沂慶元進士洙與洽並嘉定進士季從弟湜皆有顯秩至四葉孫諱培字寧深者碩德遐望尤爲世所推重此其梗概云萬曆三年冬十月旣望

賜進士出身知崑山縣事洧川申思科縣丞朱惟和郭維屏主簿詹汝儀典史韋邦舉儒學署教諭事錢塘後學王體升撰文 訓導吳純德李著同立

重修儒學記

高七尺橫三尺一寸
在戟門上碑已斷

陳允升撰見前志藝文萬曆四年立石

放生池碑

高四尺八寸橫二尺四寸五分
在清真觀山門

朕惟誕節放生祝壽乃見臣子忠愛錫宴食品自有彝式如聞州軍縣鎮緣此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宜戒勅不得物命多殺一如

景祐三年詔書務令遵守仍于所在放生池刻石

承務郎特差知平江府崑山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巴王寨兵軍正臣項公澤恭惟 仁宗皇帝澤潤四海仁及羣生

迺以景祐三年十一月乙亥朔 詔天下乾元節宴設量事烹炮無得過殺物命皇乎休哉好生大德不遺微小所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以壽我 宋於萬斯年之脈者在是也於時中外之臣靖

共豈弟推廣 上意若民若物涵濡闔澤於圓生之內肆惟 皇上遵守家法親洒宸翰俾 誕節錫宴一遵景祐

三年詔書大哉 王言上以續 仁祖生生之澤下以遂

萬有生生之性臣嘗管窺蠡測竊謂 聖德之妙溥博無

私仁民而愛物皆此一念充之 皇上曩以 訓廉謹刑

二銘董正吏治茲仁民之本原也今戒飭烹宰仍於所在

放生池刻石其愛物之著見乎臣承 恩試邑寅奉 德

音敬摹勒於清真觀放生之所 昭同之光焜耀百里雲

飛川泳同躋壽域臣敢不對揚休命奉行 寬大詎容徒

使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以有負於 聖天子一視同

仁之盛心乎庸敢推明 聖心并載于下方

淳祐十年正月

日

皇明萬曆四年十月

吉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崑山縣事洧川申思科重立

崑山縣重修儒學記

高五尺八寸橫三尺
在明倫堂

曲周聶公之令崑山也謹身帥先廉平無害日行求民間
冤濫一切湔洗之亡何而糝罅盡塞遠邇共稱神君云先
是島夷耀郟羽書戒嚴公徹土增陴罔遺餘力業已屹如
金湯之固矣迺復念崑山故獻國而賢關就圯文教弗宣
禮義紀之爲云何而雖有金城湯池又誰與守會觀風使
者行縣學官弟子具以請檄下公公遂伐帑羨緡慮材鳩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卒屬尉余君近榮董其事凡三越月而工告成爲殿堂者
工什之四爲齋舍者工什之三爲廊廡者工什之二爲門
爲垣爲坊爲池者工什之一雲棗藻梲畫檻雕甍奕然以
備噲然以新於是博士先生楊君圻王君體仁晉君天瑞
率其弟子孫允升等而述張棟于幽裔謂公之興起斯文
甚盛舉也不可不記棟惟我句吳之墟上古越在荒服自
泰伯初奔猶歷五六世至壽夢稱王以有季子而文教始
通于中國當是時使吳士當北方學者何如也迺今家握
靈蛇人懷虞璧斌斌射策公車者且倍方內士而奪之雋
吳之文今不啻盛已第 國家以文取士不以文盡士士
之重於國家寧勿有出于文者士必知其所以重而後自

待也不輕棟之不類束髮而立宮牆猶記父師之教崑往
哲某某掇巍科某某躋高位揚芳飛采無暇縷陳而某以
博學稱某以清節顯某履方而崇譽某脩正而翔聲撫懿
行于存編攬方格于往乘不乏後士之典刑與前徽旣邈
嗣響靡聞而風斯下也則士輕矣夫士蓄志擔業非困弗
貞而紛華靡麗一以滑其終身當川利當壑潰坊橫溢則
士輕榮進取而薄幽沈遂忘濡足之戒往往睚眦相逐攬
秘相陵圖苟且于功名之會則士輕破觚剝樸逸軌叛經
汎洋漫漶簧鼓見聞卒以陽竄其所學而陰棄其平生則
士輕不勝一朝之忿觸法抵禁以至頡頏齊民頭搶地衣
冠狼藉觀聽摧沮則士輕邦有常賦野有恆業而以逢衣

之徒自比市胥田峻翕肩絜足質負于公庭則士輕 國
家之重士謂當得士之用而又何樂乎士之輕一至此也
蓋氣噫而易達者風也機動而易回者習也吳始不窮于
文教乎而後湛浸濃郁竟以文甲天下鬱洩環復運所推
移不可謂非積靡然也聖門設教文行不偏詩書禮樂聖
門之文道德性命聖門之行文華也行質也質可增往而
進于文文不能反初而還之實無是理矣有司者茂宣功
令脩起學宮意誠有在吾黨之士尙其瞿然顧化灑然象
指誦先聖之遺書循往哲之徽範寧以拙勝巧寧以愿易
通寧以孤特負俗而毋以儼捷采榮使方以內讓吳之士
不獨其文盛而已也而 國家亦坐收重士之效斯今日

聶公興起斯文之意哉公名雲翰字搏羽曲周人鄧君名簡字子敬南漳人余君近榮字志達昌化人楊君圻字民望當塗人王君體仁字尊安龍里人晉君天瑞字元禎全椒人公令崑山甫及二載惠政已多不能備載而是役也官無煩費民不煩勞則楊君審畫程課之功有難泯者棟既探公之意而勒之以爲記復記諸君名字邑里以示後人以垂不朽

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四月 日邑民張棟伯任父謹

撰

邑諸生趙弘誥謹書

崑山令棠軒樊公去思碑

高五尺七寸橫二尺八寸
在名宦祠前

樊公之去崑山也諸儀部延之既以父老意舉公懿行大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十四

都碑之矣其邑之諸生顧謙聞張大復許觀吉等憬然悲曰吾儕之於公道理相灌輸節義相砥礪經史相參稽文調相評質吾儕曰是吾師也忘乎爲令公曰是吾子弟也忘乎爲令所莅凡齊民所得於公者其膏澤也善者見其春陽之溫不善者見其秋霜之烈已耳乃若嘖笑動止吾儕所親炙來者取矩焉而可令泯泯乎於是緘書執贄介歸孝廉季思請於余以季思深友於余余深交公也季思之言曰嗟乎樊公寧獨吏治凡可誦公者非其至也誦公廉者曰公自商城徙崑自崑歸黃後先七年惟是圖書數卷敝篋半肩而已初公至崑矢於神曰有如營利自私載崑山一錢還者聽神殛其身毒流子孫已而一讐其言誦

公節者曰公多蔬食三年製一布裘公服儉僅紉綴之左右請易不許故事有司上計則賚金壽長安貴人或以問公公笑曰無論吾橐卽吾里貧無所從稱貨篋中第置資斧數金不鍵也誦公才者曰公自文移握算收貯出納纖悉身親胥隸受成事而已六曹無所事事相約爲字畫有杜門持經者誦公嚴者曰公所與紳衿皆相期君子長者之道豪不戢者輒大創之人無敢干以私賓坐可羅雀也誦公仁者曰公大要在愛養民力謂裕民莫先止訟故兩造具猶諄諄令勿終訟不得已而聽之第判曲直不誅罰緩公庭筆楚不忍正視雉堞外罕所見皂衣符檄桑麻宴然雞犬閒出以是五年閒民稍有蓄積誦公勤者曰公甫

莅任秋雨傷禾輒乘小舫週視蒿萊榛莽皆徧經歷舟中帳具淒清風雨汀洲寒氣沁骨見者垂泣居恆戴星而興日出視事事至立剖鄉民之受事於縣者未嘗裹糧賣漿屠狗之家四望閒然皆自徙業誦公慎者曰事稍疑似公輒閒閣竟日默坐湛思務使我法彼情兩無遺憾無論邑無冤獄卽旁邑數十百里當路投艱於公未嘗不搏頽稱青天去也是皆章明可數矣至其坦然之度惻然之衷閭然之意迎之不喜觸之不怒無近名無憂讒陰行德而民不覺諸士猶能知之而能言之至其浩氣昂霄如商城之抑臣璫可睹矣而平居恂恂不欲一事自見張弛闔闢之妙諸士知之而不能言也至其清風穆如曠懷卓爾案牘

之間或一編危坐或孤燭掩門謾謾終宵聲氣俱寂諸士直莫窺之意者子知之耶攀龍曰否否吾嘗問公所以治崑公曰民自能安患有以害之吾稍去其害之無所以利之也且吾所爲皆舊令尹聶公所爲吾僅能守之無所以益之也蓋吾去崑中夜檢點在崑時事頭面盡赤矣嗚呼此可以窺公之養而吾不知其所以養也公名玉衝楚之黃崗人季思名子慕知公特深故因其去紀公之實如此賜同進士出身謫廣東揭陽尉前行人司行人錫山高攀龍撰文

門生王安鼎書

萬曆壬寅冬十月吉日立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崑山陸侯去思碑

高五尺七寸橫二尺九寸
在下廟正殿東壁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愛人之道其非以毛舉鷲擊引繩批口務口切剝割口口口口口口審矣乃後世侈鷹鷂之志逞鉤距之術者往往以苛察博神君之號而悶悶之政反見以爲遲鈍而無當於課績之程豈古今吏口口口與若詩稱民之父母必曰愷悌君子而易之解亦曰利西南往得眾也夫以愷悌之心行西南平易之政斯無愧於民之父母而後口口口眾其說蓋與學道愛人之訓合而自昔傳循良者亦不唯其所居之赫而唯其去後之見思則夫吏治之得失未有不驗之民口而定者我父母豐城陸侯去崑山令而署爽鳩者蓋

十餘年而民益思塗歌巷議無不父母陸侯也者今欲驟而舉侯以何事見德何事見才誠恢乎無可得而名然而庠有教矣俗有勵矣城有築而墜有濬矣守禦之戎器除而積貯備矣閭閻之繇有省而役有恤矣伍伯無所擾於鄉而胥徒無所窟于官員一政之舉人咸以爲利者邇之必侯所已行或所嘗試而有待者一弊之革人咸以爲當者邇之必侯所已罷或所開端而未竟者蓋侯以愷悌爲心而簡易爲政凡所張設期有益于民不必其便于身期無愧於心不必其知于人雅不屑爲可喜可燥之行而深仁濊澤陰淪浹于民之膚髓而不知噫是乃侯之所以爲民父母者已夫父母於子有不顧復而噢休之者乎然爲

父母者寧煦煦焉示恩於子而爲子者亦何嘗屑屑焉口德于父脫一旦失怙恃而思慕懷想之切自有匪朝伊夕者則侯今日所以得民之深而繫民之思者良有以耳藉令侯以窺口爲務以口口爲能竭物力以事當途而假粉飾以塗耳目其於口聲華而躋膺仕亦何有顧安所得繫民之思於數十年之後如今日者乎口口口口口口奉其一時偏至之功非不足以攻毒而愈疾至于裨精充胃則有不及稻粱者矣故夫黍稷稻粱日用之而民不知一日廢之而民不能不思侯之政稻粱之飯而玄酒之味也其雋永於民之心者固將與玉山婁水俱長豈直與烏喙豨零比功程效已哉當侯之去也士民已肖像建祠而尸祝於

城之巽隅矣間從一二同人瞻侯之祠覩侯之貌相與頌侯之德輒低回不忍去而諸生若趙子弘誥王子安鼎輩蒙侯國士之遇僉謀樹石以紀去思而屬辭於不佞既而耆老歸有協陸應奎等復相踵至咸以是請夫侯之德亦既碑於口鏤於心安所藉于文而況不佞足以辱侯乎第謂思召伯者必托詠于甘棠而勿翦勿拜之什率出自南國岷黎之口則是碑也又安可已而不佞又何得以不文辭也乃操觚而紀其大都以勒之石侯名應川萬曆丙戌進士豫章之豐城人

萬曆壬寅臘月上澣

賜進士出身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邑人諸壽賢頓首拜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撰

門人趙弘誥書

賜進士出身知崑山縣事濬縣楊州鶴

縣丞周命新

主簿廖乾應

典史楊煥然

教諭沈應奎

訓導檀禮器

石世官仝立石

趙堯塗刻石

詔旌李孝子碑記

高五尺六寸橫三尺在魏恭簡公祠址已仆上斷缺

昔者聖王無不以孝治天下而刳臂割股之事每抑而不與說者以爲毀傷親之遺體無當於中庸之道此言似之而非也申生之死特從其父之昏耳春秋猶不之非而後世稱之爲恭世子況乎蹈湯赴火以身殉其親者其爲聖

賢之所與明矣夫以身殉親與一臂一股之毀孰大聖賢
既與夫殉身者而顧抑夫刳臂割股則又安在其爲毀傷
親之遺體耶夫亦謂孝出乎性而激於名一臂一股之痛
易忍好名者猶或勉之至於死生之際苟非出於天性迫
於至誠者鮮不躊躇卻顧孰能蹈湯赴火甘之若飴以從
吾親於厄我 國家以忠孝節義風勵天下每臺使者出
令所部廉其事以 聞顧未有死孝之慘烈如吾崑之李
孝子者矣孝子名文詠父大經爲沂水令母陳孺人系本
李姓其先冒外家姓爲魏世所稱魏恭簡公有特祠於邑
之坤隅者孝子之從曾大父也至沂水公而始復李姓恭
簡公爲理學名臣抉洙泗之秘於星溪之上而李氏之以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學行稱者蓋彬彬焉沂水公承其家學裒然爲一時儒林
冠而孝子與其伯兄家庭自相師友先後博士弟子及沂
水公膺貢再爲廣文有聲遷令沂水引年懸車而陳孺人
與伯氏已先歿孝子與婦王獨庀醇擊鮮邀朋知親舊飛
觴嘯歌以承沂水歡者無不備至居恆寢去沂水公所僅
隔一垣令聲欬相聞得以時候其寒燠一夕聞爆裂聲亟
疑有火披衣踉蹌而走突入公寢則煙焰炎赫已不可撲
滅而公尙鼾睡卒不可負孝子哀號不知所爲則以身翼
覆公軀其僕李安見火已薄牀勢不俱生急挽之走而孝
子不顧僕獨脫身躍出然已焦爛無完膚俄而棟摧瓦墮
竟殉父於火旋發礫視之僅餘一肢而公以翼覆故尙存

全體時爲己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夫水火之不可蹈卽愚者不昧而身之不能捍父於火孝子亦豈不知脫從其僕言以爲父子俱灰無益而姑偷其餘息以事其父骸之出於燼亦必崩慟自擲以死而死固晚矣孰與夫以身翼父而死之爲安也雖然當其自投烈焰時知有父而已又安有死生利害兩念哉邑中咸駭異哀悼呈其事於臺使者爲疏請於朝有旨旌其門人以爲孝子生平孱弱骨見衣表爲人不設廉隅詼諧謔浪有曼倩君素之風非若世之矩步擇言斤斤習爲道學先生容者而一旦死孝無濡忍其真恭簡公的裔耶何其理學之真也當孝子之從父於厄其婦王孺人衾兩骸而棺之辟踊欲絕者數矣以遺

孤在抱乃強起食糜曰吾與其下從逝者毋寧撫是呱呱者以存李氏一線乎無何其孤又天則又茹痛吞哀抱其應爲後者子之曰庶乎逝者有知其不憾爲若敖氏之鬼矣久之旌門之詔下孺人謂居有變遷則門有成虧乃於恭簡祠之前相隙地而坊之以托有永縣官金錢不足輒驚簪珥以給工費曰吾何愛遺奩不以成吾夫名且未亡人亦何所視此也蓋有孝子固宜其有賢婦云坊成孺人走使以記來請余母卽恭簡公之從孫女沂水令余母之從兄弟余於孝子爲中表兄弟稔知其事爲紀其顛末樹碣坊下俾來往於斯者有所感而勸抑志邑乘者得有憑而採焉

萬曆癸卯

賜進士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表兄諸壽賢頓首拜撰

邑庠生內弟王安鼎書丹

鄉進士內姪王志堅篆額

長洲章藻刻

卜將軍碑記

高三尺八寸橫一尺九寸
在卜廟

將軍卜姓名珍字文超唐之西河人母夢吞日而生少負
大志敬宗時綱解紐絕強藩矯命朝廷威令不能制閩帥
大江南北尋於戰爭將軍獨奮行間矢汎唐室力摧羣兇
之銳節鎮鹿城配唐夫人生男子五長仲叔先後歿伯
庸伯聊並虎將佐將軍有戰功瀕海之人已家戶俎豆之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倚爲長城矣寶曆元年清和月既望奄有微恙冠沐而暝
葬崑山午未之方隅故物石馬亭亭立焉無何靈爽震灼
里人叩咎如嚮廟貌鍾簾垂千秋 明興肅皇帝紀元歲
在甲寅倭酋偵我甲銷兵純航迅入所向沸瀾吳氏莫保
領項當是時崑邑初建城垣樓櫓未固倭乘瑕攻擊百竇
鏃穴城立崩忽有巨人呼守陴卒曰若輩急以鼎沸油注
此門垣下油注如縷倭梟傑者數輩立斃於穴乃遁去城
隍以全旣而崑令祝君詰所指授略者偉夫何氏將軍前
曰某唐睭倏不見眾隨指令曰丈夫是故唐將軍卜文超
也生鎮茲土死捍此城豈睢陽流亞耶宜世厥祀令許諾
爲請於朝得翼廟血食著祀典余倦游來署崑之博士篆

肅拜將軍於祠下時穉孫公鼎甫九歲病血症累累骨立
懼不起禱將軍應聲芘之鼎遂獲解重厄逾月漸甦頗習
誦讀將軍續息恩胡敢諉也聞之諸生中有朱陳氏者見
夢十年前後竟符契不爽事更奇矣蓋將軍精忠勁氣鬱
勃今古鞭魔走癘戢境甯民鎮將威神疇昔然耳若乃超
劫而上歸於太虛任一瞬之滄桑空萬年之法界將軍詎
有意乎余實皈依將軍而汗漫其說如此

萬曆癸卯孟冬上浣穀旦晉陵弟子沈應奎撰

邑人張大年書

唐尹鐫石

義民汪惠督工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故崑山樊侯嘉德祠記

高五尺五寸橫二尺八寸
在下廟正殿西壁

侯之篆崑邑也凡五稔於茲冰骨慈腸如一日也侯以太
封翁病且亟解印綬立請歸省邑之士民遮輪留之不得
御史大夫暨諸御史臺監司牧伯屢尺幅留之又不得聽
侯去侯去載期而侯乃卒以刻厲苦廉銷肌鑠髓浸淫爲
病遂不起訃從楚中來崑之薦紳縫掖下及編戶靡不欲
獻爲位罷市罷舂若悼喪其親而咨嗟之俎豆之樂輸金
錢謀剏祠而尸祝之猶之乎子弟之去慈父母而一旦奪
所依怙欒欒慘慘如不忍釋也商茲土者程同奇等若而
人叩予齋而請曰奇等寄一椽於市非土著於崑者也逞
令君未晰民間若有所需輒憑方寸之符一隸呵而索耳

歲月取直令卽諾而命予帑中金吏胥爲難守藏爲政囁
嚅詬誶饜所溪壑而後獲取償徵物價積時日權子母什
得其三四無幾也此我等羈籍借椽以奉當路貴人之故
常無足詫也侯至服用最減省有程度究徹利病日置食
物簿司之闈人金錢而出貨物而入平等貿易埒於齊民
官不知有商而商併不知有官旅寓如歸沐浴湛惠侯之
去也奇等且西嚮祝曰願侯封公眉壽無恙侯得以暇日
秉銓衡周歷臺省翱翔日月之際普編雲雷之用令九寓
蒼赤並受多福斯不亦大人施濟耶而奈何天奪我侯竟
乘清風長往也我等聚而謀之已捐貲築丈尋地於土山
廟之西南隅構屋三楹肖像祠侯歲時伏臘庶幾望侯之

衣冠儼然出游而我等稍得烹鮮刈蔬酌三爵之醴醕以
冀侯享也唯子知侯敬拜稽首乞一言幸爲我等志不忘
言訖蒲伏於邑漣漣如汪竟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念生人
曰異哉樊侯之得民也吾聞侯平生不啁噓作兒女子語
類世之沾沾者繩墨廉范五載口一絲毫不少假易而去
者懷來亡者著存愛者戀德怨者服義月旦閭里紛藉一
口侯豈所謂唯公唯廉唯恕唯樸斷斷而出金石可鐫豚
魚可格者乎不肖於侯之去思也有成言矣而復識侯以
從程君同奇等之請倘亦今後之覩斯祠者知郭有道托
宿處乎祠可朽人不朽吾且信之祠焉程君名同奇太學
生諸姓氏並以次鐫於左

萬曆甲辰九月既望之三日晉陵念生畸人沈應奎撰

邑人張大年書 董工汪惠

崑山薦嚴寺重修山門碑記 高四尺八寸橫二尺四寸五分 在東寺山門

記見前志藝文

崑山縣學林公去思碑記 高五尺五寸橫二尺七寸 在明倫堂門內

蔣士林先生掌教吾崑者三載報擢感恩令以行諸文學
依依絳帳誼弗能舍然迫於 王命莫能留也遂相率詣
余請記先生德教而碑之以永去思余以爲先生澹於聲
華前秩滿報最吾薦紳欲以文賀之辭矣當道諸憲司絡
繹褒美吾縉紳欲以文贈之又辭矣今日之舉得無非先
生意乎文學曰不然自口其德者吾師志也不能忘師之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德者吾黨志也吾師去而之家之任距此俱數千里固以
瞻仰於遐不若按核於近之爲切也余於是不能謝文學
之請顧先生之德非片石所能載也敢彙括其大者而書
之先生始署順天府密雲縣教事繼補吾崑惟挈一二僕
與偕爲人清約簡靖表裏洞徹無絲毫世俗矯虔規合賈
名聲避嫌怨態初至彌月直指鄧公以靖江縣令缺檄先
生攝篆謝曰越俎代庖何可爲也席羶雖冷不敢驚於炎
熱之場直指公雅重先生不能強而止其日夕接見諸門
下士貌嚴衷確禮淡意真寒峻貴遊廓然一視三載閒居
若靜禪怡然苜宿士不敢以非禮饋進貧而舉費者正色
力卻之不能舉火者輒憫見於顏請廩餼以給之御左右

不假色笑非道之說無隙而入與宰大夫秀水祝公協振菁莪絕不干以私卽諸監臨亦目懾而心禮焉士有敗檢者開以自新之路而怙終則糾之法稍知自飭者誘以當然之矩而瀕阨則脫之危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敢逞有媵脩之念者益謹廩而罔軼於程雖日嘗閉戶著書耽嗜經術然非規規焉守章句咀糟粕已者與諸生談文講藝閒或偶及世務輒援古策今匪隨匪執靡不鑿鑿可措之行事嘗曰學者當務爲通儒可左可右如祗勤佔俸工鉛槧以爲能也者卽一旦幸售何以稱 國家任使哉卽此可以窺先生之德教與經義齋治事齋之意不異矣昔者劉劭在陳留敦崇教化夏侯惠薦之曰性實之士服其

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立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若人宜輔翼機事納謀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者余以此言合之先生誠不多讓是吾邑之人自軒冕冠蓋下至市井童穉皆知先生賢乃者有感恩之 命屬在南粵或以爲風土不逮吳中然自秦漢郡縣已來風化漸移比經李文饒爲參軍蘇子瞻爲別駕人知詩書絃誦物阜俗淳號爲樂土迄我昭代文物聲名之盛不減齊魯宋衛 中朝人士由黃甲登顯要者出爲監郡重臣欣然無憚遠色卽諸屬邑可知己雖然先生派衍奇林本殷少師忠烈之後身兼美於四科品當第乎千俊卽內自神州赤縣外至海澨山陬無

不宜者獨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而今一旦去矣追隨攀送尙有極也思慕展轉莫可既也噫嘻凡人之情寤寐不足乃及詠歌齒牙有窮爰謀金石繇斯以後被先生之教者必思曰維我林師有模範矣聞先生之風者必思曰維我林師可私淑矣是諸生無觸而弗思思無時而有渝也豐碑穹碣載瞻載慕匪實稱名孰能當此先生諱士挺號立宇閩之龍溪人萬曆戊子科鄉進士聚私錢立碑者文學若干人其名如左

萬曆壬子冬十一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

山東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營田邑人李同芳撰 鄉進士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門生朱日燦篆額 邑人夏世文書丹

門生

趙弘誥	趙弘祖	歸有禎	俞良策	潘允升
顧占相	陸芳遂	陸紹曾	顧晉璠	周本正
孫以誠	周胥胤	陳紹昌	袁夢鳳	顧或時
梁臨伯	朱隆棟	趙世昌	顧同德	陳如斗
孫泰衡	顧晉琦	徐明碩	馬天驥	柴如望
沈學詩	陳如昱	陳明廷	周天鏡	沈應祥
莫如賢	王志審	朱炳國	唐天錫	鄭國棟
陸彥冲	陸志審	李世球	陳岳如	張仲宗
王煥如	葉國華	陳泰茹	朱大受	金國彦
顧晉琰	張震亨	陳元選	陳衷脈	顧晉連
湯鼎相	沈季文	顧錫眉	夏世卿	夏幼良
徐達可	沈季文	夏萬亨	支長春	支熙春
潘大鼎	朱體元	李胤升	陸芳發	戴士俊
李輅	項體元	唐文傑	項調元	王安濟

邑司訓繩所願君去思碑記

高五尺七寸橫二尺六寸半

國家監古右文神京赤縣廣設師儒而胥誨之其道甚尊其法甚密苟非其人即日侍杖履焉所得游吾範者而何

有於去後之思余鄉固稱多士淳風篤行雅有先民遺矩
故佩賢者之訓而身沐其休者往往鏘之貞珉去之愈久
思之愈不忘秩秩龜趺具列堂廡矣邇者繩所顧先生來
署學政不三年而教成又三年而始用上考進國子學正
去崑逾年而思之者亦愈甚諸生夏暉歸昌世王景徵圖
□□□□□□□□□□□□□□□□□□□□□□□□□□□□
□□□□□□□□□□□□□□□□□□□□□□□□□□□□
側聞顒望私心實嚮往之然謂木天侍從能有先生惡得
以僻邑冷曹羈天下賢俊哉乃先生屢困公車出署崑教
不樂驟轉而樂再上春官斯其心亦大不得已矣然久淹
下邑於先生爲不幸侍先生最久德先生最深固吾崑都

人士之大幸也何以故上洋顧氏一經傳世闕闕名家惟
先生少孤力學太夫人實深丸熊之訓倚筐對誦朝夕惟
寅以故弱冠蜚聲遂游膠序英年博洽高擢賢書於是益
勵乃心祈所以大報太夫人者不圖熟路爲羊腸也乃先
生□□□□□□□□□□□□□□□□及至負米生悲口
節上聞恩旌錄具在可按也永言永錫式多士者已綽綽
矣聞其風而悅之豈有旣焉甫一下車而身相儀心相傳
時時與英俊相灌輸故有以德業來者煦然如春風有以
戶外事至者則又凜然若嚴霜然持之甚嚴而憐之亦甚
至屢空者旣勤優卹受誣者亦曲矜全甚至時有告訐之
變一生已陷羅織先生獨起而力振之微先生幾不可測

矣故吾多士佩服先生之誼而習先生之教□□□之選
科名特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迄今先生去崑蓋兩年許
而思之者愈久而愈難忘此其故可知也況先生冰蘖之
操卓然四知開濬之才沛然游刃諸令公無不重先生有
疑必以詢咨亦無不立剖又恥以苞苴居閒首尾六年未
嘗隻字溷縣口故薦剡屢上而第以資格分教賢關嗟乎
勤一官效一職韜者多而露者少多士之所以不能忘情
乎先生也顧弟子之不忘師者專門易耳馬鄭名家千里
負笈吾道雖南函丈在目先生業已官成均矣夫孰有如
吾崑多士西望秣陵隱隱紫雲騰結先生在其下者又豈
易得也哉余不佞卽不足以盡先生而藉手貞珉意者多
士之情亦庶乎其少慰矣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年家眷姪陳世倌頓
首拜撰 通家門生歸昌世頓首書

天下奇石歌

直一尺橫二尺八寸
在元雲石南大成殿壁

歌見前志古蹟

不佞以壬寅受校玉峰校宮庭下有石奇甚余快而時
憇其旁三年遂忘逆旅轉官南去顧此深離合之概焉
放歌得古風一章時乙巳冬涂月上浣晉陵沈應奎書
於獨石署中檀禮器石世官同立沈夫子抱砥柱之才
教崑三年士人之骨怒生萬口之碑載道文章政事暇
必挾此石爲友神明沖湛意思殊邈相對輒移晷人莫

能窺其際今年進爲國子先生將行辰酉出入顧石則
嘯一日自公休沐嚴霜亂飛晨光映帶亟索筆賦此昔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豔發或者謂其與鐵心石腸不
類千秋後讀夫子歌者故有以想見其人矣門生張大

復記

門生歸昌世書

趙堯塗鑄

張檀寫觀音像歸昌世補竹釋成信書心經石刻

高四尺四寸五分

分橫一尺四寸五分

在妙喜庵

邑司訓適庵蔣君去思碑

高五尺八寸橫二尺一寸
在明倫堂門內

華亭蔣君訓吾邑七載以歲戊午遷閩尤溪令以行都人
士祖而送之江上者舳艫之尾相銜也既踰年而追思之
益深卹然若有失也睠睠然不能旦夕忘也于是夏生晉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堯

生曹生因衆之意請于掌教楊君司訓王君勒石於學宮
之側以志思楊君欣然應曰善吾曩與君共事者三年志
同方道同術也卽微諸君請吾心終不忘王君亦曰不佞
雖後至不獲相周旋然而舊章之由惟君是藉敢不樂觀
厥成謀既定楊君過余屬爲之記余職在禮官職在國史
操筆以紀師儒之美奈何敢辭 國家建學造士進郡邑
之秀於其中命之曰弟子又擇官而教之而命之曰師蓋
朝考德而夕問業實有在三如一之雅誼至不薄也輒世
師道不立居其官者輒弛然以冗散自待士亦灘然渙然
徒曰師弟子云爾聚則一堂散則陌路掉臂去之而不相
屬其於建學本意謂何亦大可長慨已今君於崑獨何脩

而不忘若此哉君高文奧學篤行姱脩自諸生時卽以淵博該洽端醇雅重爲通國賢士大夫所推服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及貢入 大廷訓吾邑則爲飭規條勤課技談經講義切磨行業所以鼓舞其志意而約束其步趨開廣其聰明而濯磨乎道德者甚具而有法士有片長揚之若不及稍涉微類備祓保護惟恐其或傷其痛癢相關吉凶同患之意真摯懇惻溢于眉宇以故承其色者溫然春風披聆其言者凜然夜雪立而君舉子業外又工古文詩歌鍾王草隸之學講誦之暇相與揚挖風雅商確古今更斐豐彬彬有致至其廉潔自重雖諸生脩脯之贄歲時間餽之常猶往往謝卻邑大夫之室自朝朔望外非公事未嘗入

賢壻侍御李公時方處要地人謂一借力卽超乘無難君獨夷然笑曰梁伯鸞豈因人熱者哉蓋久之而僅得常調其利不爲苟得名不爲苟就如此者士以此益重君非獨經師抑人師云固宜其追思之不忘也余自乙卯還里時相過從而竊窺君世務之嫻本乎經術才諳之敏出之真誠夫經以經政何弗達矣誠以動物何弗神矣以此治一邑將不忘在一邑治一郡不忘在一郡卽進而治天下且不忘在天下況師弟子哉見今尤溪歲且再矣 當宁知君賢業且旦暮召矣吾見其民勒石以志思者猶之吾邑都人士也雖然非楊君不能成君賢非王君不能贊諸生之舉皆得並書

時萬曆庚申七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協理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題充 經筵日講官前左
春坊掌坊事右庶子 國史編脩記注起居管理 誥
敕玉峯顧錫疇撰 邑門生葉重華篆額

邑門生夏暉書丹

新建三元寶殿碑記

易稱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之時義大矣哉乃道家稱天
地水三官亦曰三元與乾元坤元之旨未知同乎否也聞
之元始天尊曰夫天官之尊出自無極生於太極穹窿高
明名曰上元地官之尊上與天官同出一源重厚內凝名

崑新兩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三

曰中元水官之尊上與天地根本於一氣循行地中名曰
下元人能潔持身心受持經義則天官賜無窮之福地官
赦無邊之罪水官解無盡之厄載在琅函玉笈者班班可
考則感應之理固有確然不爽者矣我 明興 列聖御
宇扶持清晏而冥冥之中翊戴拱祐如三元大帝尤神祇
中之靈杰者也余舅氏銘新魏隱君素皈依大帝每思廣
闢棟宇一新明禋抱志未展有髮僧金性杲泊諸善士之
捐資殫力特建殿廡朱甍丹雘雲檻霞口塑之如在圖畫
聞而詢厥其址則余外氏真義之舊里也余外氏扈宋南
遷世種德於茲里外高祖梅軒翁有佛子之號生平不詈
人以畜厥後雲仍蔚起世代簪紱如宗伯恭簡公以理學

爲海內宗再傳至吾舅氏孝廉念紀公卽隱君之從兄也
壬午入闈之夕夢有赤面而髯者後以祕語不敢洩歸而
捷音果至因構閣于正義之許祀漢壽亭侯凌霄瞰流稱
傑構矣今性杲所規新殿遙擬雲臺北踞巴城西擁魄磊
與伏魔閣之勝概相爲耀映此誠性杲與諸檀越矢志虔
篤乃所以玉成其善果則隱君之力也已巳夏日隱君偕
從孫藹吉過予道其顛末欲乞余文以壽之石因述往時
大帝之殿凡三燹矣而三像存出自烈燄須髯無恙洵神
祇之靈杰者哉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領於宗伯今之
三元固上帝之分職也舅氏此舉尙亦善繼恭簡公之志
者歟大帝福此一方以轉庇宇宙覆載之澤如三元之方

崑新兩縣續補志

卷二十一

金石

望

始我外氏之後起者益繼恭簡公箕裘而光大之世世弘
護又甯有涯量哉是爲記

崇禎二年歲次己巳中秋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布政司分守大梁道右參政前奉

敕恤型河南等處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浙江紹興
府知府張魯唯拜撰

鄉貢進士里人殷聘書丹 鄉進士里人何口口具

崑山縣儒學博士海洲洪公碑

高六尺四寸橫三尺
在明倫堂門內

竊以龍石篆蝌蚪之文禹碑色古玉峯開奎壁之府孔鐸
聲新禮樂皆東席比馬融之絳帳斗魁在北人仰韓愈於
藍關蒼蒼者天遽起夢瓊之恨青青者子盡興壞木之歌

嗚呼於洪公見之矣公諱應紹字念卿別號海洲徽之歙縣人也稟川嶽之特秀擅今古之奇英萬頃波澄黃叔度
斲其器宇千尋幹聳嵒中散印以楷模旣玉潤內涵兼瀾
清外表孝友敦穆天有至性譽聞顯邛人無間言丰儀秋
月揚輝識鑿冰困濯照加以弘成授石郭璞傳毫戈探脅
落之魚智辨淳于之鐵露鋒鋦則將軍之武庫霜清摘藻
華則學士之詞場月白是以挾風雲而字貴拜虹玉而文
驚管斂青鏤赤地縛麒麟之手夢吞丹篆白光蟠錦繡之
胸若乃庖飡六經笙簧五典映雪窻披螢几滌淪聿牘之
波齡霽旦哦陽鼉沈酌圖書之圃孫金慮米百賦千詩宋
豔班香萬年一日此誠安世敞三篋未足涉彼蒙山而惠
崑新甯縣續補合志

卷二十一

金石

聖

子懸五車恐難測其淵海者也壬子賢書獲雋遂占鰲浪
之頭已未甲榜將登偶點龍門之額藜火高燃太乙依然
寒素風光玉壺倒瀉天潢益長文章聲價言偃之室不至
司馬之弩前驅國人皆曰真孝廉 天子因而重文學乙
丑捧檄來吳署我崑教席大海潮音似代洪鐘之叩崑岡
玉彩時領惠風之披而公先行後文正已率物清九流於
心鏡水滿洞庭開四照於詞林蹊成桃李衢尊任酌情源
欣滿腹之期斗極在前德宇有庇身之地以故載酒問奇
者屢滿懷經味道者麇集莫不望玄室以駿奔挹德音而
踴躍公惟寒氊自擁荒墀手持而鑄人等於鑄金樹人同
於樹木信所謂機神之本不寄名言陶鍊之餘猶爲堯舜

者與若夫王潛著書終朝閉戶左思作賦一紀研精罄龍
圖及鳳書傾蒼冊與籀簡則又層城之剩照闕里之外篇
矣由是清風逸韻日溢於鱣堂玉振金聲時重於頴水師
表所在人瞻有道之儀刑人範攸歸眾識胡公之弟子豸
冠騰薦學使交旌丁卯分較蜀闡時吳縣學博許公旣同
里閨亦係門牆德望聲華與公上下聯鑣而搜劍閣之奇
共矢以網峨眉之秀蓋恐太玄被嘲子虛未獻宵燈孤迥
寒芒上映紫微旦氣清明奎宿來臨綠閣遂使天開雙眼
人放一頭朱衣不靈戰場終識得士之盛與許爲多至於
鄉飲尙賢 國家鉅典而末流觴濫濁賈賄行公獨訪名
碩以升歌大賓三賓眾賓莫非年高德邵之士選隱賢以

合樂拜至拜洗拜送式隆乞言憲老之儀斯則公之崇齒
讓也乃若新進執贄正禮儀初通而首齒陋風每雁鶩苛
責公獨清嚴自飭樂育爲懷袖有雄文痛洗覓衣之誚篋
無長物并謝束羊之微故能使竹管琴絲流一堂之雅韻
文心道味集四座之欽誠斯則公之勵始進也又如市菜
槐稀壇花杏禿繞雷甌缺迴廊棟侈乃鳩爾工爰庀我材
建堂修址崇祠妥靈使風雨無侵於棟桷颺颺不鬪於階
除宮牆煥然衿紳肅爾斯則公之興學象鼎者也又若金
虎憑陵窺窳狝爪清流之禍敷被公卿失火之殃延及士
類公獨挺身保護頌言噓培使空谷幽蘭幸免當門之去
深山猛獸不貽採藿之憂斯則公之愛才象晉者也蓋惟

處物同一玉之厚律身等九漢之高介滿關西我知凜於
夙夜道爭河北息謗在於不爭故學租贍貧不潤私橐公
費惠物罔病官庚雖量有弘於王公而恥比礪於孤竹自
登雋十載迨主教四年室靡玩好之陳躬絕華綺之御書
藏鄴架四部分甲乙丙丁事指關心一念接星雲日月蓋
始終不變其貞中外罔得其閒雖郡牧邑侯咸重康成之
道而懷冰置水獨守黔婁之操所以月皎湘波羣倫仰其
一碧霜湛林葉凡骨竦其孤寒政將抒黼黻之宏猷顯珪
璋之令望形青 聖化祿禴熙時而自棘闈勞心兼蠶叢
盛暑筆精墨妙皆助二豎以砭肌餌朮咀苓莫控六龍而
駐歲遂嬰末疾卒致彌留以崇禎二年九月廿一日沒於

官舍衣冠痛悼衿佩悲惟聖曰喪子遏密壁閒之瑟賢聞
往唁薄采池上之芹嗚呼哀哉天上得玉樓之字人間與
金鑄之思季子餘風隨九原而可作相如壯氣歷千禩以
猶存行世千言已膾炙於具眼遺文百口謀劖劖於同心
於斯薦紳受樹儒苑悲梁佩德滋深懷德滋遠私謚貞介
先生禮也嗟乎白楸爲槨爰遵古葬之儀丹漆題封卽表
永年之記余職忝成均凡行誼之有關於學校而德澤之
可維夫士風者皆所當道也況清風洽在維桑而休問傳
諸子弟者哉遂闡感人之範系以麗牲之碑其辭曰經師
易得人師難逢我思古人安定是宗於穆先生斯文是荷
明月朗懷醇風渥座顏瓢菲約馬帳通方泮宮教尊人倫

道長世習波流古今原隰學務撫華仕惟懷墨爰勒茲銘
立儒廉頑嗟爾來世仰止高山

皇明崇禎庚午孟夏吉立

賜進士第國子監祭酒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掌

司經局事洗馬纂脩 三朝實錄記註起居管理誥敕

教習 內書堂福建典試年家眷侍生顧錫疇撰文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前兵部職方

清吏司主事督理營軍通家眷侍生李白春篆額 門

人歸昌世書丹

劉龍洲先生像石刻顧錫疇有記 高三尺二寸橫一尺七寸 在放生園石已斷

像亦 剝

崑山縣儒學堵先生生祠碑記

記見前志藝文

通家眷侍生葛錫璠拜撰

通家眷侍生葉重華篆額

門 下 士夏 珣書丹

姚存仁塑像

唐天毓鑄

崇禎五年壬申仲夏穀旦立

崑山重脩學宮碑記 高六尺橫二尺七寸 在東戟門

崑山之建學於西南也自宋元祐始負山帶江為吳中秀
區舊在治之東南廢興不一我 太祖正位二年命天下

郡縣皆立學因宋制而廣之成化癸卯拓地尤大至弘治而宮牆咸備鉤心鬪角巍然雄構矣萬曆初偶圯增脩有加距今六十餘年傾頽日甚過者歎廢宮焉余曰學校人才之本也成均設而國子興泮水歌而虎臣著作人之事何隆也 國家右文設教領人正士恥以他途進城闕之章可賦今日乎往余備位宮寮得侍 天子臨靡覩登降聲容之盛及司太學譚藝之暇尤以扶危葺敝爲兢兢後典春官有廣厲學宮之職鄉校不脩是余之責也夫告之縣正葉侯慨然以爲已任上聞臺憲各得所請於是糾工戒徒役車告具始有日矣余曰是不可以屬吏胥侯乃進邑弟子而勉之廢者起之壞者補之剝者新之邑中士殫

庶類知歸乃信贊脩之功光於創始也繇是更有進焉貴賤時也聖愚學也故業患不精行患不成昔伊川先生定學制以延道德之士去利誘省繁文勵行簡靜一流競而元祐之治以興登斯宮者毋忘厥始必有公且明者起而問之矣諸君子其勗之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泮宮脩而人才出也葉侯培恕甲戌進士呂君兆龍今庚辰進士司訓張君鵬翼周君秉緒俱明經於學有功若經營勤勞者爲陸生訥盛生名世張生一宿陸生彥冲鼓舞率先者爲胡生甲桂陳生世士孫生元凱李生可衛陸生嘉胤盛生符升儲材力司出入者爲李生仲毅新兩廡木主而正之者爲葉生奕荃顧生絳歸生莊其日營心計代梓人董

繩墨者有緇流寂默云至於慷慨慕義捐公帑出私財者指不勝屈其風可嘉並得列名如左

邑人禮部左侍郎顧錫疇撰

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仲夏穀旦立石